

名家名笔

端午记忆

陈应松



端午节是夏季来临的节日，在荆州公安县，这里已经进入入炎热季了。记得涉水去打芦叶，就是粽叶，一试水温，可以一游，便脱掉衣服，滚入水中。从端午开始，男孩子们“打扑洒”的日子就来了。端午也是夏收完成的一个庆贺日子，新麦登场后，就有了新麦面做的包子，比陈麦面香软。家乡的端午除了包粽子，一定要蒸一锅新麦包子全家吃，这是端午节的重要内容。

清同治本《公安县志》关于端午节的记载有：“端午采艾插门上，取菰叶裹糯米为角黍，相馈遗。置雄黄于酒中饮之，妇女儿童佩艾符，小民竞渡龙舟。《荆楚风时记》曰：此灵均沉汨罗日也，人哀其死，舣舟楫拯之，相沿为俗。”

菰叶，茭白的叶子，书上说在春秋时期，用菰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称“角黍”。显然这角黍应该不是如今的粽子，是从什么时候被芦叶替代的，不得而知。但从我记事起，包粽子就是用芦叶，因为芦叶煮出的粽子有一股美妙的清香味。菰叶应该没有，它比较狭窄，不如芦叶宽大好包。另外，也有山区用竹叶包粽子的，在荆州却似乎很难见到。用兰花煮水沐浴，此习俗应该来自春秋战国，屈原好兰，他的作品中多出现以兰花比君子，而当时的楚地，也以佩戴兰花为雅趣。我的记忆中，没有人佩戴过兰花，更没人以兰汤沐浴了，这是太奢侈的事。但端午前后佩戴小白玉兰和鬓上插栀子花，为妇女们的乐事。

仅仅采艾插门上，也非如此，自小我们就是采艾蒿和菖蒲两种，艾蒿有中药浊重的气味，而菖蒲则有湖水的清香味。为什么是这两种混合在一起？可能是菖蒲有修长的形状，配在一起，插在门楣上，有一种插花的美感。这种习俗，已经融进了我的生活。从来，我家四季的门楣上，都挂有艾蒿，让它枯干，等来年的农历五月再换一把新鲜的艾蒿。枯干的艾蒿，当你开关门时，都会闻到一缕来自大野的药香味，并且相信它可以去邪除疫避瘟瘟。如果你身上痒痒、长疮疖、生疔、视物不清，用干艾蒿煮水洗头洗脸，效果非常好，可以退毒气，但我从来没有用过。端午挂艾蒿菖蒲这种习俗在湖北楚地，几乎家家如此。

小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节日有纪念屈原的意义，只知道端午就是吃粽子、看龙舟。我家乡的小镇黄金口，每年端午都要进行划龙舟比赛。在上世纪60年代，虽然保留有划龙舟（不说龙舟）的习俗，但我们的龙舟没划到。划龙舟主要是虎渡河两岸对阵，这边是镇上的队伍，那边是玉湖的队伍。之前双方协商好了，一条船多少桨手，然后共同出钱在镇上蒸两箩筐包子，加上几篮子粽子。船从上游的武侯祠出发，到老场的河道拐弯处靠岸，那儿有一个平缓的大沙滩，距离约有四五里。端午那天，两岸人山人海，都是来看比赛的，各自为自己的龙舟加油。我们那天上午不上学，学校放假，就是

让我们看划龙舟。镇上的划船选手大多是搬运站的工人，加上铁匠木匠等，他们力量大，而对岸的农民也是训练有素的玉湖上的打鱼人，从小划船。桨手们由公家配发统一的汗衫，桨手8人或12人不等，鼓手一个，指挥一个，一声令下，鼓便进入河心，飞快向下游划去。谁抢先上岸，就得到了早放在那儿的包子粽子，作为胜利的奖品分而食之，胜利的鞭炮也自然会在他们船头响起。作为胜者，他们将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古时楚地的端午划龙舟，虽不得见，但有诗人留下了精彩的描绘。我家乡的晚明公安派，三袁兄弟中的袁宏道有观沙市龙舟竞渡诗：“金鳞跃日天摇波，壮士麾旄鸣大鼙。黄头胡面锦毡额，疾风怒雨鬼神过。渴蚊饮饷触石，健马走坂丸注波。倾城出观巷陌隘，红霞如锦汗成河。妖鬟袖底出巾冠，白颠髻下立青娥。朱阁玲珑窗窈窕，轻烟情语隔红罗。北舟丝管南舟肉，情盘景促欢奈何。云奔浪激争抚掌，亦有父老泪滂沱……”这阵势如一场大战的描绘，非常壮观。袁中道也有观沙市龙舟的诗：“旭日垂杨柳，倾城出岸边。黄头郎似鸟，青黛女如仙。龙甲铺江丽，神装照水鲜。万人齐著眼，看取一舟先。”

荆州为楚地中心。屈原一生在荆州为官，在荆州被贬，有考证说，屈原虽记载为秭归人，这只是他父亲的老家（封地），而屈原出生在荆州，读书在荆州，就是荆州人。纪念他是荆州人对老英雄屈原忠贞爱国情怀的一种尊敬，对他文学才华的一种激赏。后来，划龙舟也

渐渐演变为各地庆贺夏收的嘉年华，因此，端午也叫夏节。

荆州公安的端午又叫端阳，分头端阳（初五）、中端阳（十五）、末端阳（二十五），最热闹的还是头端阳。一个端午节拆分为三次，不知外地有此习俗否。但对端午的重视，在中国的大节中，一节过三次，有点奇特。

饮雄黄酒我尝试过一两次，印象不深，许多人家是会喝的。撒雄黄粉对小民家庭少见，但端午这天，母亲肯定会买些六六粉来，沿墙角撒，因为端午之后，毒虫、毒蛇开始活动，六六粉可以杀死蜈蚣、蝎子之类，防止它们进入屋内咬人。

公安是水乡，芦苇遍地，水乡的粽子一定是芦叶所包。包法有两种，一种为菱角粽，一种为“美人脚”。菱角粽团头团脑，而“美人脚”却是很尖很长的式样。“美人脚”要包得特别尖细有形，只有心灵手巧的妇女才能包出这种粽子，紧凑秀雅、婀娜多姿，沾上白糖吃，比菱角粽软糯。我们小孩最爱吃“美人脚”，将粽叶剥了，露出尖尖的粽肉，蘸着碗里的白糖吃，一点点地咬，很有趣。包过粽子的叶子不要丢弃，可以切小后煮稀饭吃，有粽子的清香。

公安的粽子没有江浙那么多讲究，不包咸粽，不包肉粽，连放入红枣什么的也省了，不油腻、不串味，就是糯米，简单好吃，我们叫清水粽。几十年，我对粽子的选择只有清水粽，而且一定是要芦叶所包。味蕾深处是故乡，味蕾深处也是美好的童年。

(作者系湖北省作协原副主席)



删繁就简三秋树

——篆刻家陈建坡其人其印

骆芃芃



诗与赏

走过五月

大同

走过五月，林茂花繁，枝叶深深，光影幻幻。走过五月，时光流转，晨曦晚霞，感受身边。走过五月，旋律舒缓，琴音脉脉，情意绵绵。走过五月，幽香心田，抬头相望，有你相伴。

陈建坡先生是新加坡杰出的篆刻书画家，他的篆刻雄浑洞达，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又有鲜活的时代气息。静赏建坡先生的印章，时时会感到一股喷薄而出的激情跃然纸上，而那涌动的旺盛创作力始终萦绕在他印中的“铁笔朱痕”之间。大胆地追求印章形式的创新，是他印章的突出特色。

建坡先生的印中，采用了大量的汉简文字，简牍文字的线条简洁而洒脱，既有汉代的古风，又有清奇的现代感。他的“逍遥”“天真”“行云流水”“天心是道”等印，是这类印的代表作。这些印章同时也让我们见识了建坡先生扎实的隶书功力。

章法上的起伏跌宕，是建坡印章的又一个突破。他的“冲和”“心印”“写心”“一言无”“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心有灵犀”之印，打破了传统章法的视觉常规，大面积的红白反差，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早期的建坡印作，明显地带有秦汉印和鸟虫印的风骨。后期的建坡印较之有了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南洋风貌。建坡先生还涉猎陶印和电脑制作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利用电脑技术既可掌握又不十分稳定的效果，追求一种率意和时代

感”。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探索艺术形式的创新时，所持有的是一个严肃、严谨的态度。建坡先生就是如此。建坡先生自幼喜爱中国的诗书画印。13岁离开中国赴南洋，后就读于南洋美专西画系。从艺30多年来，他的艺术涵盖西洋画、中国画、篆刻和书法。他的绘画深受吴昌硕和任伯年的影响，兼攻花鸟和人物，在南洋及东南亚影响很大。1971年，他创立了新加坡涛海篆刻书画会，该书画会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对新加坡的篆刻、书法、绘画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在南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建坡先生的篆刻造诣，得益于他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同时也体现了他将多种文化艺术融会贯通的能力。

初识建坡先生，是在2006年中国篆刻艺术院的成立仪式上，那时他作为我院的研究员前来出席。以后我们在专业上一直保持着联系。凡中国篆刻艺术院举办的活动，他几乎从不缺席。他还经常带一些学生来中国，不断促进中新两国的文化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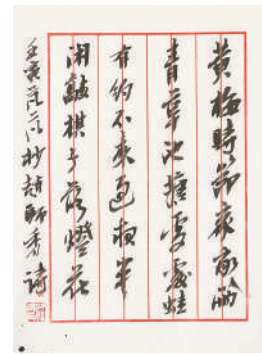
而今，建坡先生离开我们已有几年。这些年，每每想起他，我心头总会涌上一阵思念之情。清代画家郑板桥曾写过这样的诗句“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诗句与建坡

先生其人其印的风格十分契合，就用这句诗来告慰他的人生和艺术吧。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名誉院长)



二十四节气之芒种 骆芃芃篆



宋赵师秀《约客》 骆芃芃书

梅贻琦旧居与民国过桥米线

常荣军

仇寇复神京，还燕碣。”为培育救国救难人才，三所知名高校辗转千里南下，由长沙而至昆明，在昆明艰难经营，联合办学，弦歌不辍，继往开来。从1937年8月到1946年7月，西南联大前后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教育科研力量。当时的西南联大，也确实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文领域的泰斗、大师。在约4000名毕业生中，有830多名学子投笔从戎，“一寸山河一寸血”，走上抗日前线，浴血疆场。

之前读过一些介绍西南联大的人和事的书籍资料，也参观过西南联大旧址及蒙自分校那一栋因闻一多先生而得名的“何妨一下楼”，还曾在赴台湾进行文化交流期间到新竹清华大学梅园拜谒过梅贻琦先生的陵墓，对爱国敬业、清廉有加的梅贻琦先生及其他爱国教授们的功绩行藏，也有所知晓。当我站在梅贻琦先生旧居内，回望这一段段历史，更是感慨良多。

西南联大组建后，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常委会，共同管理学校校务，三校校长轮流任常委会主席。在梅贻琦先生旧居旁的惠家大院，为方便教学、研究和躲避日军空袭，暂住着朱自清、杨武之、吴有训、赵忠尧、赵九章、姜立夫等10余位教授及家眷。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一下子涌入若干大学、若干人员，经济更加窘迫，物资更加匮乏，生活更加拮据。为缓解办学经费困境，梅贻琦先生不时倾家中所有以维持学校管理运行。梅夫人韩咏华女士为家中生计，不得已自制“定胜糕”贩卖。而一份“诗文书镌联合润例”，则是闻一多先生与其他教授卖文售印的广告。润例标明，刻石章每字100元，牙章每字200元。费孝通先生则在校门口摆摊卖大碗茶。前方将士在前线抗日、浴血奋战，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则用自己的方式为国输诚、为民族尽义，即便“斯文扫地”亦在所不辞，用行动诠释了“刚毅坚卓”校训的真谛。

看着梅贻琦先生旧居墙上的老照片、格言遗训，脑海中不断地浮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安贫乐道、“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的那一幕又一幕。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禀赋和血脉基因。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不论他们在政治上的分野和最终的归宿如何，绝大多数敬业之深、学识之高，令人仰止；在国难当头、社会板荡、民生凋敝时，在国家利益、民族大义面前，绝大多数都一身正气，堪称青年学生的行为世范。

米线历史悠久，起源于古代，是云南及西南诸省区一种大众化的主食及菜肴兼具的食品。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主食、副食皆可，吃法随性多样。过桥米线，作为其中一种很知名的吃法，由来已久，并非起自民国时期。所谓民国过桥米线，其实是一个经营策略，或者说是一个噱头。在云南城乡的大街小巷，如果要找米线馆，几乎随处可见。毫不夸张地说，十步不见，二十步之内肯定有。因此，将米线馆开在居民住宅区内，也属于标配，本来没有什么可感叹的。斯文与世俗烟火，物质生活与精神引领，完全可以和谐相安，并行不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而将之开在梅贻琦先生旧居内，相互之间则有些风马牛不相及。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罗志田教授在《激情年代：五四再认识》一书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产生一些得到大家尊重的人实非易事。后来者当共惜之。”西南联大的历史，在云南教育史上，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当属“共惜之”的，将大师的旧居保存下来或者在旧址原样恢复重建，是“共惜之”的体现，但复建旧居作为商用，似嫌不太庄重。

昆明，是一座诗意盎然、书香浓郁的城市，被称为“书香昆明”“爱阅读之城”。今年4月，以“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为主题的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在昆明举行。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需要社会各方协同配合，人民群众广泛参与，需要对历史文化“共惜之”的虔诚之心、敬畏之心。我想，有关方面或人士，如将梅贻琦先生旧居设为存放、阅读西南联大历史、爱国人士嘉言懿行的书籍、资料、图册之地，佐之以一杯清茶，将书香、茶香融为一室，想了解这段历史和人物，请到此处来，岂不是更好的“共惜之”？如在此地举办读书雅集、诗文唱和，岂不是更好的“共惜之”？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原副主任)



青草芃芃